

胡文彬 编

『金瓶梅』的世界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《金瓶梅》的世界

胡文彬 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敬文
装帧设计：王师颜

《金瓶梅》的世界

《Jīn píng méi》de shì jiè

胡文彬 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• 印张 8 12/16 插页 2

字数 207,000

1987 年 2 月第 1 版

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836

统一书号：10360·87 定价：2.00 元

说 明

为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，把近年来积累的《金瓶梅》资料，汇编出版。在此以前，我和刘毓忱同志已共同编写了《水浒传资料汇编》、《三国演义资料汇编》、《西游记资料汇编》、《儒林外史资料汇编》等四种古典小说资料汇编。接着，拙著《聊斋志异资料汇编》、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，也已完成。本书的编写，意在和前几种资料汇编配套。

本汇编共分五编。一、本事编，辑录《金瓶梅》从古典小说中采取和借鉴的资料。二、作者编，辑录《金瓶梅》作者研究方面的有关资料。三、版本编，辑录《金瓶梅》的版本资料。四、评论编，辑录《金瓶梅》问世以后各家的评论。五、影响编，又分为对小说的影响和对戏曲的影响两个部分。由于以武松、西门庆、潘金莲等人的故事为题材所编写的戏曲，一般都作水戏看待，这里除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所收者外，其他便不再收入。六、附录编，辑录拙著人物表、故事编年和张竹坡所列的西门庆房屋布局。

本汇编辑录的资料，大多为“五四”运动以前的。部分资料，由于特殊需要，超越了这个时限。

本汇编各编资料，均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。间有一二例外，则是由于内容接近的缘故。

各条资料都注明时代、作者、所在书的卷数和所根据的版本。如系转引，也注明转引的出处。对录自同一版本的资料，只在首次出现的条下注明版本。

本汇编对于资料中的错字或应删去的字，加尖括号（〈〉）表示；对于拟改上去的正确的字，加方括号（〔〕）表示；对于增补的或注释性的文字，加圆括号（（））表示。又正文中的注释，均系原书所有；编者的注释，一律放在各条后的“编者注”中。

本汇编在编辑过程中，参考了各位专家的论著，并得到天津市人民图书馆、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，特一并在此表示感谢。

由于编者水平不高，见闻不广，在材料的取舍、编排等方面，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，深切盼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正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
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

DC52/08

目 录

《金瓶梅》是小说创作的里程碑……………(1)

——中外学者谈论《金瓶梅》的价值 马安一

《金瓶梅》是否淫书?……………殷霞明(6)

时代·作者

《金瓶梅》新论……………夏志清(11)

《金瓶梅》的时代背景……………后藤基已(44)

兰陵笑笑生和他的《金瓶梅》

……………勃·里弗京(52)

从《金瓶梅》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

……………魏子云(75)

版本·评点

《金瓶梅》的传抄、付梓与流行

……………魏子云(89)

《金瓶梅》的版本及其他……………韩南(99)

《金瓶梅》初刻本年代商榷

……………安德列·雷威安(161)

张竹坡对《金瓶梅》的评论

……………戴维特·罗依(171)

艺术·语言

- 《金瓶梅》写实艺术 孙述宇(179)
《金瓶梅》头上的王冠 魏子云(184)
《金瓶梅》的文学 小野忍(203)
《金瓶梅》的语言 鸟居久靖(211)

人物论

- 西门庆：贪欲与淫心 孙述宇(217)
痴爱：李瓶儿 孙述宇(223)
庞春梅：《金瓶梅》的命名 孙述宇(230)

资料·引言

- 《金瓶梅》的研究与资料 泽田瑞穗(234)
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一条新资料 马幼垣(244)
《金瓶梅》引言 阿瑟·戴维·韦利(249)

附录：

- 《金瓶梅》研究书目 宋隆发(258)
后记 (274)

《金瓶梅》是小说创作的里程碑？

——中外学者谈论《金瓶梅》的价值

马安一

自古以来，一再引起争论的小说《金瓶梅》，在8月16日台北举行的首届国际汉学会议中，与会学者以此为题提出论文，并引起与会人士讨论的兴趣。

《金瓶梅》是怎么样一部小说？它的功过如何？中外学者娓娓道来，十分引人入胜。

性应限定在道德规范内

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芮效卫博士说：

《金瓶梅》是世界伟大小说之一，也是中国有名的古典小说之一，可惜在过去未被人予适当的评估。

我不认为《金瓶梅》是黄色小说，相反的，任何人如果细心读过这本小说，会发觉该书作者意图在说明，任何行为过度了都不好，性的放纵只是其中之一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并非要人去注意书中所描述的色情行为，而是告诉读者过度放纵性欲行为的危险，其中包括了人的经

• 1 •

济、政治行为，只不过该书作者特别强调了性而已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深受荀子影响。他的价值系统就建立在荀子的思想上，而荀子思想可说是孔子思想的延续，要了解《金瓶梅》作者所欲表达的意念，不妨由孔子思想的角度来看。

苏秦、张仪所追寻的只是统治者的利益，他们的行为或与道德无关。我认为《金瓶梅》作者意图借荀子的形象，对苏秦、张仪的行为，投以轻蔑的嘲笑。换言之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看不起那些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尽管这些手段可能与道德并无关系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是最早的版本，应为最好的版本，我即以这一版本作我的研究。我也读过几本英译本，但从未见到译自《金瓶梅词话》的译本，都是译自年代较迟的版本，我想这点很遗憾，如何补正很重要。

在美国及日本，都有不少学者作此研究，我知道最近至少有五位学者的博士论文是以《金瓶梅》为题，由此可见这本书相当受学界重视，相信他们也会同意我对这本书的评价。

《金瓶梅》与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两书大大的不同，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强调性的开放是人之所欲。但《金瓶梅》则相反，《金瓶梅》虽然也有性，而且还占了相当份量，但其重点在说明性仍应限定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内，也就是受中国传统礼教的约束，性只应该存在于已婚夫妇之间。

我觉得这是本值得一看的书，但应从头看到尾，不应片断的看，尤其年轻人身心未成熟，断章取义的看此书，不免会因“误会”而遭伤害。

至于将之列为禁书，我不敢苟同，象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在西方出版之初也遭禁，后来也因其非真正淫书而解禁。应强调的是，《金瓶梅》是本“成熟”的书，必须以“成熟”的眼光视之。

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
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远东文学教授夏志清博士说：

在中国，《金瓶梅》一向被认为是放纵的色情文学，甚至被列为禁书。但近代学者研究这本小说时已具有较大的同情心。我觉得它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，也是一部自然主义的结实作品。

就题材而论，《金瓶梅》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；它已经跳出历史和传奇的圈子，处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创造世界，人物无论男女都生活在真的中产阶级环境，它那种耐心描写中国家庭中日常琐事，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。但是在表现方法上，这本书里故意设计迎合习惯听口头讲故事的各式听众，它包括过多的词曲、笑话、民间传统和佛家故事，经常损害自然主义叙述的肌理组织，所以从文体与结构观点而论，这部小说并不是很好的，而且这部书写到西门庆死以后，整个调子就变了，变成很不统一，我们可以说这部书在写到西门庆死以前是小说，死以后就不算小说了。

我个人觉得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不该被列为禁书，也不应该删节。我不认为看了《金瓶梅》会有坏的影响，我想胡适、鲁迅都偷看过《金瓶梅》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也都看过《金瓶梅》，也没有见到甚么坏的影响。或者有人担心小孩子看了《金瓶梅》身心会受影响，这样好了，父母让小孩子到了可以看成人电影的时候——大概十八岁吧，我想看《金瓶梅》是没有甚么坏处的。

在西方，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，与《金瓶梅》一样是很受争议的小说，有人喜欢拿来比较，我觉得这两部书是不同的，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同，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最主要是在探讨商业道德和爱情的关系，是很严肃，带教训意味来表现金钱竞争之

害的小说。而《金瓶梅》不是，《金瓶梅》是讽刺社会人性、官场势力，一论爱情则是肉体享受的。

我觉得，论《金瓶梅》是不是黄色小说，是不是淫书？这都是无所谓的，但是《金瓶梅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绝对可肯定的。

不是淫书不要心存偏见
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蒲安迪博士说：

我学的是比较文学，专门研究中国的古代小说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我看了许多的版本，《金瓶梅》读了三、四次，《红楼梦》也不知看了几次，反正一有空就会把它拿起来读一段。

很多中国朋友觉得奇怪，象我这样的美国人，又一直在美国念书，而且到大学才开始学写中文，说中国话，看中国小说，看起文言小说是不是很吃力？最初当然吃力，但是很快的这种困难就克服了。

象我看《金瓶梅》，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好，小节都描写得很细腻，是部很好的小说。

至于说《金瓶梅》是不是淫书？记得曾有位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专家说，有人觉得《金瓶梅》是淫书，就是没读过它。其实如果真要把《金瓶梅》中“淫”的地方数出来，也没几处，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么多。所以对待《金瓶梅》这部书的态度，完全是产生在“读法”的问题，如果专挑“淫”的部分跳着看，那根本不是欣赏小说嘛！

在西洋十七、十八世纪也有“学术偏见”，一些书籍也被列为淫书而被禁止出版，但是到了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，这种现象已完全消失，也不会产生什么禁书不禁书的问题。

我是个美国人，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《金瓶梅》，或其他中国

小说，和中国人的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所差别。我想最大的差异是我没有“传统”的包袱，可以排除一些传统的偏见。

中国人看《金瓶梅》或其他中国古代小说，有从小看着玩，长大再研究它的，曾经有过单纯看小说很快活的经验。而我呢，看这些书时是自己的个性和年纪，生活经验已经到一定的阶段，完全是理性的，我现在看《金瓶梅》是采“明末清初”的方式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说从小看这些小说不好，事实上中国人研究的态度非常严肃。

文字和剪裁有重大突破

台湾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侯健教授说：

我比较赞同夏志清博士的看法。芮效卫博士主要从道德观点来看，而我觉得从宋朝理学，尤其是朱熹思想来谈，更为恰当。

此书说出了中国“食色性也”的道理，从“性”而言特别显著，象西门庆最先用情欲，后来完全是以性作为权势的表示，且将人性的堕落表露无遗，不过，也显现出善恶、报复的观念。

其实所谓的“黄色小说”，是将“性”看作一种很美、可喜、享受的东西。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虽然强调“性”，却故意将其丑化，看西门庆对女性那种残酷样子，简直不待她是人，倒象玩具，又象是一种征服、战争，不让她享受。

无可否认，《金瓶梅》主要用社会写实的手法，尝试反映明末清初中产阶级如何向上爬的精神，其文字、材料剪裁，对后来的文学作品、小说是重大突破，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。

（原载香港《当代》第2期1980年10月15日）

《金瓶梅》是否淫书？

殷霞明

从昔迄今，人们对《金瓶梅》所持看法，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。誉之者，不惜把它提到自有小说以来的成就高度与极峰；贬之者，又不惜把它说成是满纸秽语污言、败俗祸世、全无是处的淫恶之书。唯洪水猛兽，庶几差近。

把《金瓶梅》置于任何一个极端，看法都不能算持平公允。但在比较上，奖誉《金瓶梅》者，以视贬毁之者，将获得更多数的人所拥护。这就是说，《金瓶梅》在毁誉之间应有它独立的位置，而在这里，它受欢迎的因素应比受反对的因素为高。

奖誉《金瓶梅》者，有两个人的说法，虽然亦属于偏颇之一类，但它是值得注意的。

其一是金圣叹。圣叹以《金瓶梅》比“太史公”笔法，这是不恰当的，已经有人给予指责了，谢无量就认为这只是“高头讲章式”的批评，是唱经堂才子所发的梦话，不足深论。但金氏到底对这一类文学作品，也说过一些入情入理的话语，比如他说：“人说此是淫书。他只为中间有此一事耳。细思此一事，何日无之？何地无之？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，便废却天地耶？细思此身何自而来？便废却此身耶？”又，

“一部书有如许绵绵洋洋无数文字，便须看其如许绵绵洋洋是何文字，从何而来，到何处去？如何直行，如何打曲，如何放开，如何捏聚？何处公行，何处偷过，何处慢摇，何处飞渡；至于此一事，直须高搁起不复道。”这些话他原是用来评鹭《西厢记》的，但这也是他拥护《金瓶梅》所持相同的论据，也是他对待所有能破历来圭臬，毁及道统藩篱的文学作品一贯所怀抱的主张。问题是：他不曾更直接、更具体讨论到《金瓶梅》对“此一书”的着眼如何，下墨如何，除去“此一事”，小说的文字又是怎样一个“绵绵洋洋”法？

这就必须另举一人，就试来看看郑振铎又是如何的一番见地罢。因为郑亦是拥护《金瓶梅》的极端派。他说：“《金瓶梅》的出现，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。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，《金瓶梅》较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传》为尤伟大。……《金瓶梅》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，不论其思想、其事实，以及描写方法，全都是近代的。……它不是一部传奇，它不写神与魔的争斗，不写英雄的历险，也不写武士的出身，它写的乃是……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。它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。”

郑氏这些话说在金圣叹两百多年以后，它当然应该更有概括的能力，和更具备进步的立足点的。归纳起来，尽管他把《金瓶梅》的评价提到超越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的高度，这中间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，但他显然已经能够把视线离开有“此一事”，看到小说真正“绵绵洋洋”的所在了。

这正好就是对小说毁誉之间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。

数百年来，毁《金瓶梅》者太多了，他们不一定是真的、假的道学先生，不一定是绝对拥护封建道统的人，只因为他们从本书中看到想到的，首先就是“此一事”，看不到或不去看到那更多绵绵洋洋的文字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特多特大的意义。

就是仅仅“此一事”，有很多的人也不曾恰到好处地去论定作

品所下笔墨的是非。而实际上，这里分明却是既有是，也有非的。

首先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抱持的不会是纯粹为淫褻而鼓吹淫褻的意图。如果如此，除了淫褻，作品就不会存在甚么绵绵洋洋的东西了。通常按照“淫书”的一般界说，它应该是“从以秽褻内容，导人行淫邪之事。”若果是正常的表现两性的关系，偶尔触及部分性欲的描写，自不在淫书之列，至少它不具备宣淫的目的性。要不然，“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”皇皇然载于《易经》之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就要从头写过。因为这本是顺应自然的存在，而人们要取消此一存在，不容许反映了。

《金瓶梅》写男女关系，写性欲，若从心理正常的角度和故事需要的限度出发，是不能对它遽加非议的，恰恰相反，为了基于一个反对当世社会淫靡风气的意义，基于暴露某些上中层人物的秽迹淫行的意义，而作下笔之顷，略施绘影绘声的手法，它还将是更能深入问题的实际，给予以具体的揭发和膺惩示众的。但现在，在这一方面，《金瓶梅》存在的缺点可就不小，它对两性间不正常的关系渲染太多了，夸张过分了。书中西门庆与淫的妇人，从潘金莲起，一共是十九人。（“意中人”何千户娘子蓝氏，王三官娘子黄氏，及男宠书僮王经均不计入）潘金莲与淫的男子，西门庆之外，一共是四人，还有“意中人”武二。这一大笔糊涂混帐，尽管本身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因素，和西门庆这一类所从属阶层流氓市侩内部黑漆一团的必然缪缪存在，只因作者生活在那么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中，身处鲍鱼之肆，日久不知其臭，不加批判反而着力去渲染它，甚至随处掩饰不住艳羡欣赏之情，浑忘借此可以选择适当机会，深入地揭发剥露一些人物的面目行迹，变消极形式而为积极内容，徒然看到腐败落后的一面，而且反手任由庸俗观念所束缚。这就终于成为本书的“佛头着粪”，不能争取得读者因其一是而讳言其一非了。

弄清这一个关键问题，便可以进来检视一下本书的细细洋洋的地方。事实上，也唯有这一方面，才是小说成就的最有机的实质。

公允来说，《金瓶梅》的社会意义是突出的，文学价值是高超的。袁中郎在《觴政》中，以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又与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并称“三大奇书”。作品在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、社会、官场以及商业财务诸种活动中，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幅富有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的画面。它对市井社会经济、政治、人伦关系到人物的精神世界，都有相应的烘托。上至高层统治人物、各级文武官员，下至基层吏治机构，市井无赖，帮闲媒妁等等，作者轻组细织，一下子通通囊括而来，在这里构成了一个腐朽不堪的鬼蜮世界。这个鬼蜮世界可能也若干存在着作者文学表现上的一定夸张，但它是现实的，在当时是社会现实，从后日来看，则是历史现实。作品这样的提供，不论从进行社会了解言，从进行历史了解言，它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。甚至不惟是文学以内的事情，也还将是涉及文学以外的事情。说《金瓶梅》伟大，这才是伟大的主要之点。

因此，可以概括地说：《金瓶梅》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特点，首先是时代性社会性的，然后又是暴露性控诉性的。作者善于掌握人物描状的技巧，善于排比情节，善于驱遣文字，在构思上他是大胆的，在落笔时他又是细腻的，所以不管小说轮廓的铺陈看来是在演衍着一段宋人的故事，在实质上它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末社会。城市生活的放纵腐败，官商行为的荒淫无耻，对照着个别情节中所表现出种种卖儿卖女的贫苦阶层的生活形态，一个面临着崩溃命运的末代社会的悲哀，通过那个看似简单的流氓市侩家庭间一应琐事委婉曲折表现起来，呼之欲出。

鲁迅先生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“《金瓶梅》作者之于世

情，盖诚极洞达，凡所形容，或条畅，或曲折，或刻露而尽相，或幽伏而含讥，或一时并写两面，使之相形，变幻之情，随在显见。同时说部，无以上之。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。”那么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其真是王凤洲世贞吗？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，喧腾了不知多少时候，却也早已有了否决的定论了。“苦孝”之说无稽，固不待言，《啸亭续录》所云：“（书中）以宋明两代官名搀杂其间，最属可笑。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，无论宋元正史，弇州山人何至鄙陋若是！”此说也未尽能概括否定的道理。比较可靠的，还是鲁迅后来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中所说：“《金瓶梅词话》……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，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，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。”是的，从作品本身考察，是最雄辩的。《金瓶梅词话》所署作者笑笑生三字上面，既已明确加书籍贯兰陵，兰陵为今之山东峄县，而小说对话用的又是山东语，这怎能同江苏人王凤洲攀得上？笑笑生之另有其人，而且也必是山东峄县人，殆可无疑了吧？

《金瓶梅》传世的版本很多，比较为人所素称的是万历年间刊行的《金瓶梅词话》。它跟崇祯年间刊行的《金瓶梅》在某些个别字句上颇有歧异，特别是在第一回中。抗日战争以前，郑振铎编辑《世界文库》，所发表的几回，对此所作校勘，十分精细。

《词话》稍后有“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”的影印本，可惜仅印百部，且是非卖品，更非一般读者所能得。另有卿云书局所刊《古本金瓶梅》，则从民国五年存宝斋的真本《金瓶梅》翻印的。秽褻之处多已删节，是最为易得的一种。

（原载香港《广角镜》月刊第8期，1973年5月16日出版）